



给孩子们：文艺丛书之一

建国四十年

优秀儿童小说精选

ABCDEFGHIJKL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· 给孩子们 · 文艺丛书之一

建国四十年
优秀儿童小说精选

萧 阳 编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杨南莺

建国四十年优秀儿童小说精选

编者：萧 阳

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8.625印张 184千字

1989年9月北京第一版 1989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500册

ISBN7—80016—093—9/1·33 定价：3.50元

目 录

编者的话

小桔灯	冰 心(1)
爱的故事	巴 金(4)
小仆人	叶君健(12)
苦 牛	胡景芳(25)
扶我上战马的人	张映文(68)
长长的流水	刘 真(86)
鱼	任大星(107)
弓	曹文轩(121)
啊! 美好的清晨七点钟	夏有志(135)
心灵的窗	任大霖(145)
满月照人间	王道生(152)
永不忘记	李心田(168)
老人的黑帽子	刘建燕(178)
红宝石	张 微(189)
烛 泪	萧育轩(198)
“旱鬼”的葬礼	韩 蒸(216)
红叶书签	刘厚明(226)
锅 巴	许乃平(233)
“欢乐女神”的故事	程乃珊(247)
遥遥黄河源	陈 丽(260)

小桔灯

冰 心

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。

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，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。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。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，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、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，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，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。她不在家，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，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，叫我等着她。

我在她桌前坐下，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，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，过了一会儿，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。我掀开帘子，看见一个小姑娘，只有八九岁光景，瘦瘦的苍白的脸，冻得发紫的嘴唇，头发很短，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，光脚穿一双草鞋，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，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，把手缩了回来。我问她：“你要打电话吗？”她一面爬下竹凳，一面点头说：“我要××医院，找胡大夫，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！”我问：“你知道××医院的电话号码吗？”她摇了摇头说：“我正想问电话局……”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，就又问她：“找到了大夫，我请他到谁家去呢？”她说：“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，她就会来的。”

我把电话打通了，她感激地谢了我，回头就走。我拉住她问：“你的家远吗？”她指着窗外说：“就在山窝那棵大黄

果树下面，一下子就走到。”说着就登、登、登地下楼去了。

我又回到里屋去，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，又拿起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来，看了一半，天色越发阴沉了，我的朋友还不回来。我无聊地站了起来，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，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，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。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，塞在手提袋里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，走到那小屋的门口。

我轻轻地叩着板门，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，抬头看了我，先愣了一下，后来就微笑了，招手叫我进去。这屋子很小很黑，靠墙的板铺上，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，大约是睡着了，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，她的脸向里侧着，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，和脑后的一个大髻。门边一个小炭炉，上面放着一个小小砂锅，微微地冒着热气。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，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，不住地打量我。我轻轻地问：

“大夫来过了吗？”她说：“来过了，给妈妈打了一针……她现在很好。”她又象安慰我似地说：“你放心，大夫明早还要来的。”我问：“她吃过东西吗？这锅里是什么？”她笑着说：“红薯稀饭——我们的年夜饭。”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，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。她没有作声，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来，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，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。

我低声问：“你家还有什么人？”她说：“现在没有什么人，我爸爸到外面去了……”她没有说下去，只慢慢地从桔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桔瓣来，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。

炉火的微光，渐渐地暗了下去，外面变黑了。我站起来要走，她拉住我，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，把

那小桔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，象一个小筐似的，用一根小竹棍挑着，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，放在里面点起来，递给我说：“天黑了，路滑，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！”

我赞赏地接过，谢了她，她送我出到门外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她又象安慰我似地说：“不久，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。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。”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，最后按到我的手上：“我们大家也都好了！”显然地，这“大家”也包括我在内。

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，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。这朦胧的桔红的光，实在照不了多远，但这小姑娘的镇定、勇敢、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，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！

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，看见我提着小桔灯，便问我从哪里来。我说：“从……从王春林家来。”她惊异地说：“王春林，那个木匠，你怎么认得他？去年山下医学院里，有几个学生，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，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，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……”

当夜，我就离开那山村，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。

但是从现在起，每逢春节，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。十二年过去了，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。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？因为我们“大家”都“好”了！

爱的故事

巴 金

我住在志愿军某部政治部的时候，有一天早晨两架美国轻轰炸机从这个山沟的上空经过，在沟口的小村子里投下几颗炸弹和燃烧弹。这个小村子有二十几户人家，被炸以后完好的房屋不过三分之一，其余的全炸毁、烧光了。朝鲜老百姓牺牲了三个，受伤的有十多个。志愿军的同志们在敌机走了以后便赶到村子里去帮忙做抢救的工作。

政治部宣教科的干事王敬同志到得最早。他一个人最先冲进一所正在燃烧的房屋里去，把一个不能走路的朝鲜少年救了出来。少年的母亲从十几里外的亲戚家赶回村子里，又哭又笑地抓住王敬同志的膀子不放他走。

我跟王敬同志同住在山沟中一间土屋子里面，我们相处不到半个月，但已经很熟了。他今年不过25岁，身材不高不低，身体健康，力气也不小。他是一个热情的人，喜欢讲话，喜欢唱歌。他会讲朝鲜话，跟朝鲜老百姓处得特别好。这天他回到政治部来，脸上、手上都烧起了泡，左手的伤比较厉害，衣服也烂了几处。卫生员给他擦了药，还把他的左手包扎起来。晚上他因为伤处痛，睡不着，在铺上不住地翻身。他的失眠引起我的失眠，于是我们两个就在黑暗中闲谈起来。我提到早晨的事情，他很兴奋，对我详细地谈起经过的情形。

“我应当从三个月以前讲起，”王敬同志说，“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调到这里来，在原单位工作。我们刚搬到一个村子里，暂时借住老乡的房子。那个村子有二三十户人家。小孩相当多。几乎每家都有小孩，大部分的小孩都到七、八里外去上学，一到下午，小孩们回来吃过晚饭，都出来在街上唱歌、跳舞，做各种的游戏。我在休息的时间也喜欢出来看小朋友们玩。

“我们办公室斜对面一家人家没有小孩上学，家里也比较清静。可是我走过那家的门口，常常看见那间大开着窗门的屋子里有一个男孩的光头。他那张圆脸上总是带着笑容。并没有人理他，他一个人在笑。每次我看见他，他手上总拿着一面圆镜子，高高地举起来。我听见人说这是一个生病的小孩。可是我不知道他生的什么病。而且我奇怪他拿这面镜子做什么用呢？

“这个人家还有一对老夫妇和一个中年妇人。朝鲜的老太太喜欢跟志愿军同志讲话，不管你懂不懂，她总是又说又做手势，一定要说得你点头答应才闭嘴。所以我很快地就跟她相熟了。一天下午逢着朝鲜的节日，她拉我到她家去吃饺子。我推辞不了，只得进去吃了两个豆粉馅儿的土红色饺子。我跟她谈起那个玩镜子的男孩，问她，他是她的什么人。她说，他是她的外孙，今年才十三岁，本来住在另外一个地方，现在跟他母亲一块儿暂时住在这里。她引我到男孩的屋子里去。男孩坐在炕上，拿了一本地理教科书低声在念。他母亲在屋角缝衣服。男孩看见我，便放下书，点头招呼。他的脸颊虽然不很红，但是脸上气色还好，没有一点病容。我问他外祖母，为什么不让他出去走走，外面空气好得多。她望着

他，现出难过的样子，过了一会儿才指着她自己的腿小声告诉我：他的腿坏了，是美国飞机炸坏的。我跟男孩谈了几句闲话。后来我问他的名字，他拿起一支铅笔，把头埋在旁边一个小圆桌上，在他那本地理教科书的背面写了三个中国字：李光玉，又用朝鲜音念了两遍。三个中国字写得相当端正。我看见小圆桌上的那面镜子，便问他：‘你喜欢镜子吗？’他笑笑，点点头，拿起镜子来照了照。我不明白他的意思。我把镜子拿过来看了看，也看不出什么来。我也没有多问就告辞走了。我坐在廊上穿鞋子的时候，老太太还在旁边等着送我。我问她：‘李光玉的父亲在什么地方’。她小声回答我：‘上次李承晚军队打过来的时候，给他们抓去杀掉了’。我害怕惹起她伤心，便不敢再问了。

“过了两天，晚饭后我走过李光玉家，又看见他拿着镜子在玩，我便走进去。他母亲和外祖母都不在家，外祖父在上房里看书。我不进屋，就站在窗外跟他讲话。我问他腿痛不痛，他说不痛。问他上学没有，他说今年只上了一个多月学，腿就坏了。我又问他拿镜子做什么用，他笑笑，把镜子递给我，我拿着镜子照了几下。镜子正对着大门，我把镜子拿得高一点，头稍微偏一点，正在门外街上跳舞唱歌的朝鲜小孩的影子就在镜子上面映出来了。我又把镜子向左、向右移动了几下。我明白镜子的用处了。我把镜子还给李光玉，我说一句：‘我明白了。’他现出很高兴的样子。我谈了一阵话走开的时候，他很亲切地说：‘你要再来啊！请常常来啊！’

“第二天早晨，我走过李光玉家，老太太头上顶着一个包袱从里面走出来。我知道她现在去赶集，看见她招呼我，

就站住跟她谈了几句话。我问她，李光玉的腿究竟怎样。她摇摇头，说：‘没有办法。两只腿都坏了。医不好。’她接着向我解释：那一天他正在学校里上课，美国飞机把学校炸坏了。房子全塌了。学生炸死十几个，伤的更多。李光玉半个身子埋在瓦堆里，救出来以后医了一个时期，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她最后说：‘孩子好胜。他一直相信腿医得好，他还想去上学呢。我和他母亲不敢对他说真话。’老太太说着说着，就流下眼泪来了。

“以后我常常去看李光玉。我想到他不能够爬到窗台上看外面，只好用一面镜子摄取小朋友游戏的街景，我更同情他，而且愿意设法减轻他的孤寂生活的痛苦。我教他唱中国歌，我把从祖国寄来的画报借给他看。他也教我读朝鲜文，教我念他念过的朝鲜‘国语’课本。

“这样过了两个星期的光景，有日上午，我从办公室出来，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门槛上，睁大眼睛好奇地望着街上的行人。我惊喜地问他：‘怎么，你出来了？’我当时居然以为他的腿好了，所以很高兴。他笑着回答：‘他们抱我出来的。你到哪里去？’我有任务要下连队去一趟，我只告诉他：

‘到那边去，’顺手朝前面指了一下。‘你好好地玩啊。我看你的身体渐渐好起来了。’我的话刚说完，他就接着说：

‘我要走了。’我又吃了一惊，连忙问他：‘你到哪里去？’他说：‘我跟妈一块儿回自己家里去。我们明天走。’他接着把地址告诉我，又说：‘你到我们家来玩啊！’他两只大眼睛盯住我，他笑得很亲切。我听见他母亲在房里大声问他：‘你要不要进屋子里来？’他回过头去大声说：‘我还要坐一会儿。’然后他又掉过头来看我，说：‘要来啊！’

我说：‘一定来。我明天送你走。’我还想再说话，可是我想到了我的任务，我只好跟他分开了。

“我在连队里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上半天又到团部去过一趟，下午才赶回来。我担心会见不到他了。可是我刚走进村口，就看见他母亲头上顶一个包袱，右手拉住一根粗绳，绳子后面拖着一部小车子。这种车子不过是一个木箱下面装上四个轮子罢了。李光玉光着头，穿一件新的白衬衫，坐在木箱里面，两只手抓紧箱子边。我看见他，就惊喜地叫声：‘李光玉！’他也大声喊：‘王东木^①！’他母亲也招呼我。我跑过去，抓住他左手，一边说：‘你们回家去了？你好好保养身体啊！’他也把右手伸过来捏我的手，高兴地说：‘我终于等到你回来了！再见。你要到我们家来啊！’我连声回答：‘我一定来，我一定来！’他母亲在旁边说：‘王东木，你一定要来啊！我这个孩子就想着你。我们很感谢你。’李光玉接着说：

‘我们永远想着你。’我们又握了两回手，才分别了。我回头去望他，他也回头来望我。他不住地向我招手。我忽然想起我在团部的时候，团长刚得到一包从祖国带来的水果糖，抓了一把给我，我当时就塞在裤袋里面。现在我把糖拿出来，捏在手里，跑到车子跟前，把糖放在他怀里，话也不说，就跑开了。我听见他还在我后面喊‘王东木’，我心里也有点难过。

“以后我一直抽不出功夫去看他。我只好向他外祖母打听他的消息。她只说他很好。她也不常去看他。他母亲来过两次，两次都来看过我，总说她儿子怎样想我。要她带口信

^① 朝鲜话“东木”即“同志”。

来，请我去玩。

“不久我就调到这里来工作了。我知道李光玉家就在沟口的村子里，等到我安顿好了以后去看他，他正坐在院子里一张草席上面念书，看见我，他高兴得叫起来。他拉住我的手不肯放。他说：‘王东木，我等你等了好久了！’又说：‘我身体好得多了。’我也很感动。我问他：‘你能够走吗？’他摇摇头说：‘还不能够。不过我相信我将来会走的。现在我觉得腿有力气了。’他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有散过。

“以后我跟他又常常见面。下午休息的时间里我只要没有事情，就散步到李光玉家去。最近你来了以后，我还去过几次，今天早晨看见敌机轰炸那个小村子，我一直在担心李光玉的安全。等到敌机一走，我连忙跑过去。我到了那边，人们正在救人救火，忙做一团。我跑到李光玉家。房子已经烧起来了。我刚到门口，一阵烟朝着我扑过来，我几乎睁不开眼睛。我退了一步，我大声叫：‘李光玉。’我的眼睛给烟熏得发痛，熏得流眼泪。我隐隐约约地听见李光玉叫‘阿妈妮’^①的声音。我着急得不得了，我觉得好象我的亲兄弟在向我求救一样。我什么都忘记了。我不顾一切地朝院子里冲进去。我眼前尽是火光，当时心里一慌，不知朝哪里去好。可是我马上就定了神，我认出来他住的那间屋子。我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劲，我看见两扇矮矮的窗门大开着，我一面喊：‘李光玉，’一面就踏上窗台跳进屋里去。他向着我伸出两只手，嘴里不知道在叫些什么。我一把抱住他，抱起他来，又从窗台上踏出去。我刚刚跳出屋子，窗帘给火烧断

① 朝鲜话“阿妈妮”即“母亲”，“妈”。

了掉下来，打在我左边膀子上，一团火正落在我左手手背上。我也不去管它，只顾抱着李光玉朝门外跑。那个时候我什么痛都感觉不到，我只想到一件事情：我救活了李光玉。我冲出大门，跑两步就跌了一跤，我马上爬起来，抱着他又朝前跑。一直跑出了村子，把他放在那棵正在开花的栗子树底下，我才觉得脸上痛，手上痛。幸而李光玉没有受伤，他小声哭了一阵，才完全清醒过来。他什么话也不说，只是不停地唤着：‘王东木，王东木。’我跟他在树下坐不到一会儿，他母亲就赶回来了。她看见儿子就扑过去，母子两个抱在一块儿大声哭着。”

王敬同志突然闭上嘴不响了。他又在铺上翻一个身。我以为他还要讲下去，可是过了半天，他并不作声。我忍不住问道：

“以后呢？”

“以后的事情你都知道了，”他短短地答道，接着又说一句：“睡觉吧。”

我们都不讲话了。我闭上眼睛，希望能够马上睡去。可是我越想早睡，越睡不着。我一直听见他在翻身。我知道他也是醒着的。前线敌人的大炮响一阵又停一阵，好象今晚上炮也打得多些似的。

“怎么你还睡不着？”我终于又开了口。“你伤处痛吗？”

“痛？那算什么！”他激动地说，又翻了一个身。“我一闭上眼睛，就看见李光玉朝着我伸出手的样子。我在想他，我在想朝鲜的小孩。志愿军里面就没有一个人不喜欢朝鲜的小孩。你只要听听他们的歌声，看看他们的跳舞，看看他们的笑脸，他们热情地拉着你的手，亲热地喊一声‘叔叔’，

喊一声‘同志’，你能够不爱他们吗？他们见惯了敌人的飞机、炸弹、见惯了敌人的大炮、枪刺，见惯了火和血，受尽了家破人亡的苦，然而他们还是勇敢地、勤劳地、快乐地生活下去，长大起来，你能够不爱他们吗？我今天所做的是不是尽我自己的本分。我现在更明白一个人心里充满着爱的时候，他绝不会害怕危险，绝不会害怕困难。什么艰巨的任务他都完成得了。我今天做的事你将来也会做的，因为你也有这样的爱啊！……”

他终于睡着了。他那断断续续的鼾声妨碍我的睡眠。我在想他刚才的这番话。他说得对，虽然我到朝鲜不过两个月，我也已经有了这样的爱了。可是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用行动来表示我的爱呢？……

我多么羡慕他！

小 仆 人

叶 君 健

阿布杜拉是一个跑腿的小听差。他的年纪虽然还不满十四岁，但是已经当了三年仆人。在这三年中他换过三个东家。第一个东家是开罗的一个做投机买卖的希腊商人，因为生意垮了台，把他解雇了。第二个东家是一个英国军官，因为要回国，把他移交给他的一位朋友苏理安夫人。苏理安夫人是苏彝士运河董事会的一个法国董事的太太。她象许多其他有钱的欧洲人一样，虽然是靠苏彝士运河吃饭，但却喜欢住在格齐拉——当然这是好几年以前的事情了，而这里所讲的也是好些年以前的事情。

这件事发生在苏理安夫人吃午茶的时候。

苏理安夫人是在格齐拉的网球俱乐部里吃茶。为什么要到网球俱乐部里吃午茶呢？按风俗和习惯，一个法国人总是喜欢喝咖啡的，而且作为一个“贵妇人”喝咖啡也应该在沙龙里，而不是在一个打球的地方。但苏理安夫人的情况特殊。她自从到开罗来以后，不知怎的，没有两年，就忽然胖起来了，而且胖得有点近乎臃肿。她还不过只三十来岁，这种发展当然不能算是正常的。为了控制它，她遵照医生的忠告，每天下午到网球俱乐部里来打网球。每次打完球后，说来也奇怪，她总感到非常饿。

俱乐部是由英国人管理的。按照英国人的习惯，下午五点钟应该吃午茶，而吃午茶的时候，也按照英国人的习惯，可以吃夹肉三明治和奶油点心。苏理安夫人虽然讨厌身上的脂肪，但却偏爱富有脂肪的食物。固然这种食物可以抵消她从打网球所得到的效果，但她却不愿意放弃这种偏爱，因此她每次来打网球就必然要吃午茶。她不仅习惯了这种外国的习惯，而且还喜欢它。

吃茶的地方是在网球场下边的一个坪坛上。坪坛前面是沙滩，沙滩前面是尼罗河，对岸就是田野。只有俱乐部的会员才有资格到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来吃茶，而这里的会员又都只限于白种人（而且只限于男性）。但苏理安夫人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会员亨利·苏理安的太太，所以她有资格进来。作为她的仆人，阿布杜拉也借光得以进来。

她为什么要把阿布杜拉带进来呢？这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：阿布杜拉是一个贝杜恩血统的阿拉伯人，身材轻巧，善于跑跳。苏理安夫人是一个不太高明的网球手。球打过来时她总是接不着，而她由于身体胖，动作笨，球打出去时对方也往往难以收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阿布杜拉就成为她打网球时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。没有他在旁捡球，苏理安夫人恐怕打不到一个回合，就得退场了。不过她觉得阿布杜拉能因她的关系得以进入俱乐部是幸运的。她甚至还妒嫉他的幸运。

但阿布杜拉却不感到这种幸运。他固然能走进这个俱乐部，但他没有资格在这里吃茶。在网球场上来回不停地跑了三个来钟头以后，他现在感到饿得要命。他呆呆地坐在坪坛前面的沙滩上，干望着绅士淑女们有说有笑地吃丰盛的午茶，倒觉得有些讨厌呢。